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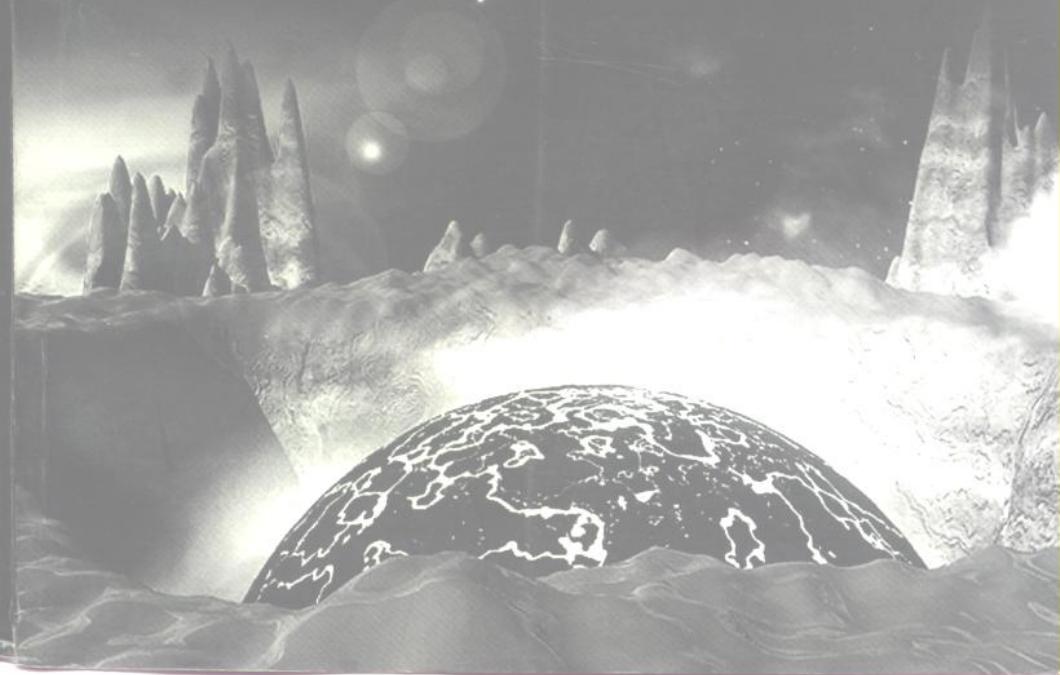
AN ATTEMPT TO SEEK THE BALANCE OF POWER BETWEE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 寻求苏美力量 均衡的努力

——论赫鲁晓夫的对美政策

唐朱昌 肖红专 谈德勤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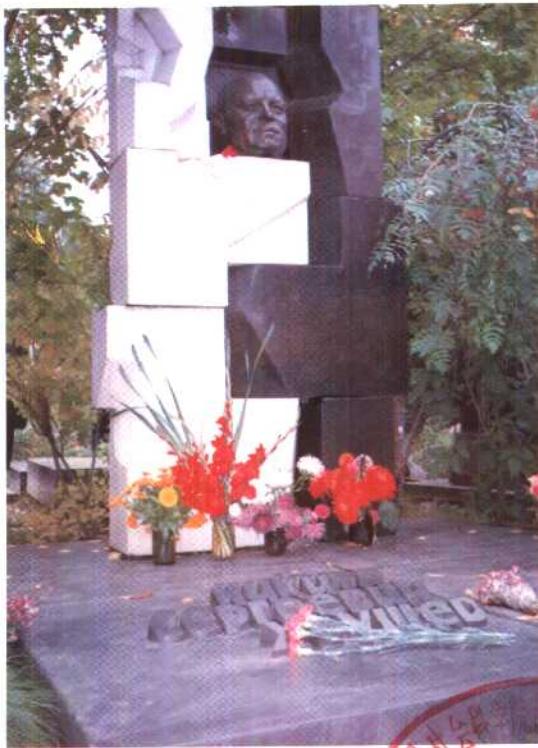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寻求苏美力量均衡的努力

## ——论赫鲁晓夫的对美政策

唐朱昌 肖红专 谈德勤 著



由苏联雕塑家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为赫鲁晓夫设计的黑白各半的墓碑。它矗立在莫斯科的新圣母公墓，墓碑上写着“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1894—1971年”。

藏书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04143\*

责任编辑 陈国梁  
特约编辑 谢承忠 闵兆达  
封面设计 阿敏工作室

### 寻求苏美力量均衡的努力

唐朱昌 肖红专 谈德勤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5 插页 3 字数 160 千字

1999 年 3 月第 1 版 199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80618-551-8/D·183

定价：12.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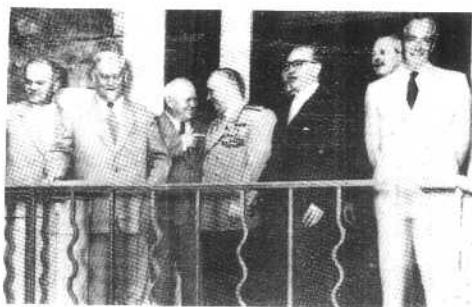
赫鲁晓夫在办公室里

赫鲁晓夫与斯大林在一起  
(1932年)



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作报告





四国首脑会议  
(左三为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访问美国梅斯塔公司时，工人杰基送给他一支雪茄烟，他回赠杰基一块手表

赫鲁晓夫夫妇在美国拉伊姆大学操作系教室里



赫鲁晓夫访问美国衣阿华时对玉米人感兴趣

赫鲁晓夫与尼克松进行著名的“厨房辩论”



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  
(1959年在美国)



赫鲁晓夫夫妇与艾森豪威尔夫妇(1959年)



赫鲁晓夫在美国(195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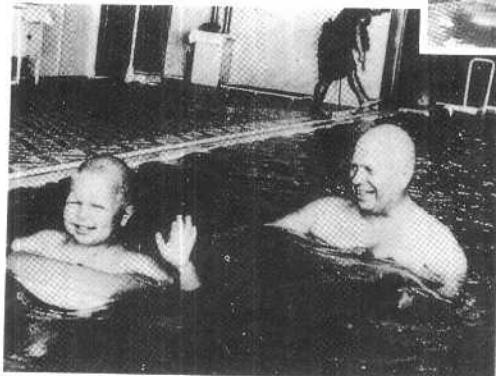
赫鲁晓夫夫妇参观  
美国影城好莱坞  
(1959年)



赫鲁晓夫会见美国科学家  
(1959年)



赫鲁晓夫与孙子一同游泳



“把剑熔为犁！”赫鲁晓夫访美归来(1959年)

赫鲁晓夫一家



# 序

董拜南

在前苏联存在的 69 年历史中，赫鲁晓夫时期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期，对赫鲁晓夫及其内外政策的研究更是一个颇具争议的研究课题，国内外就此问题发表过的著作和论文浩如烟海、各执己见。但作者不囿于对赫鲁晓夫及其政策作一般的分析，就事论事地评价利弊得失，而是从分析斯大林对美国的政策理论及其影响入手，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既从理论又从实践方面来分析赫鲁晓夫的对美政策，认为赫鲁晓夫在时代、和平共处和对资本主义认识上的理论更新，以及他旨在谋求与美国力量均衡的对美政策，表明赫鲁晓夫在理论观念和政策上开始摆脱斯大林以国际共运为坐标、把国际关系和阶级关系融为一体来处理苏美关系的传统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作者认为赫鲁晓夫是一个在冷战格局条件下，开始按国际关系准则重新给苏联进行角色定位的先行者。这种摆脱了教条束缚的分析方法，是本书的一大特点。

从事社会科学研究，贵在实事求是，有创新见解。作者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从寻求苏美力量均衡的角度全面而又深入地论述了赫鲁晓夫调整斯大林对美政策的客观必然性，又系统地分析了赫鲁晓夫寻求苏美力量均衡的理论依据、军事和经济策略以及主要策略手段。这是作者一种创新的尝试，非常可贵。我读到过的这类著作不多。这是本书的又一特点。

把由主权国家作为主要或基本行为体形成的国际体系或国际

社会，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的对立或斗争从历史实践和理论概念上区别开来，并由此探讨斯大林时期外交政策的得失和赫鲁晓夫在这方面的历史成就，这是比较科学的，也抓准了问题的要害，从而对冷战时期的苏美关系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见解。这是本书的第三个特点。

白璧微瑕，本书也尚有不足之处，诸如：由于材料的限制，对有些问题的记述尚不够全面；第五章对若干问题思考的思路尚不够广泛、深刻等。但本书仍不失为值得一读的好书，它的出版，将给社会科学界、特别是研究冷战时期苏美关系的学者以新的启示。

本书作者唐朱昌先生是一位在学术上颇有造诣的中青年学者、博士。肖红专、谈德勤先生是他的学生，正在他的指导下攻读硕士学位。本书是他们多年潜心研究的力作，史证结合，证据充分，言之有理，且有新意，是我所读过的对冷战时期苏美两极对抗体系研究具有独到见解的一本好书。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决定出版这本著作，我很高兴应作者的希望为之作序，并向读者推荐。

1998年3月于上海

## 前　　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多极均势格局，形成了苏美两极格局。这种格局的建立有赖于两个最基本的要素：一是苏美两国拥有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国力以及在各自同盟中的支配地位，二是两国拥有可保持大体均衡的军事力量。

虽然苏美两国在战后初期均认识到了世界力量将集中于苏美两国的现实，但两极格局毕竟是国际关系史上首次出现的新事物，两国只能以传统的方法，以军事实力为后盾，以意识形态为号召力，利用各种手段和各种力量，企图压倒对方。

于是，在两极格局形成的初期，美国以资本主义世界救世主自居，公开宣布反共、反苏、反社会主义的国策，把苏联视为妨碍它推行世界霸权的主要对手。而苏联以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自命，坚持世界革命坐标，把反对资本主义，首先是美国，作为打破资本主义包围，保证苏联安全的基本国策。这样，双方都把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国家利益的冲突、社会制度的对立等因素相互交织融为一体，于是，国家关系等同于阶级关系，阶级利益的对立也就表现为苏美两国国家利益的对立。据此，斯大林以资本主义总危机为处理苏美关系的总纲，坚持死亡着的资本主义和胜利着的社会主义的斗争将决定世界命运，从而把本该作为处理国家关系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和平共处，作为两种制度决战中获取“喘息”的策略手段，把夹杂着民族利己主义成分的“保卫苏联论”作为衡量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捍卫阶级利益的标准。

斯大林对美政策的症结在于把国家关系和阶级关系混为一谈,因而在国际关系的角色定位和行为规范上违反了国际关系以主权国家为基本行为体和国际关系无从属关系的原则。当然这有历史和客观原因,历史原因表现为苏维埃俄国处理国际关系的理论与政策对斯大林的影响,而客观原因是斯大林对如何处理国际关系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涵盖世界的两极格局关系缺乏经验以及美国的所作所为和对苏联作出的过度反应。所有这些促使斯大林选择了与美国针锋相对、强硬抗衡的战略。

赫鲁晓夫在时代、和平共处和对资本主义认识上的三点理论更新和旨在谋求与美国力量均衡的对美政策目标,表明赫鲁晓夫在理论观念和政策两个方面开始摆脱斯大林以国际共运为坐标,把国际关系和阶级关系融为一体处理苏美关系的传统,使苏联在对美关系的角色定位和行为规范上开始符合国际关系原则的某些基本要求,即以主权国家为基本行为体。因此不能把赫鲁晓夫以主权国家基本行为体为基础,在两极格局中寻求与美国的力量均衡,视为“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的“投降主义路线”。

赫鲁晓夫是两极格局条件下开始按国际关系基本行为体给苏联进行角色定位的先行者,他开启了苏联按两极格局规则行事并逐步走向成熟的大门,标志是1963年美苏签署的热线协定和有限核试验条约。而10年后赫鲁晓夫的继承者与美国签署的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核武器和防止热核战争的协定,则是苏联完全学会了以两极格局规则行事的起点,表明两极格局趋于成熟,不过这不是本文所要涉及的内容。因此,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观念和政策的更新仅仅是开始,他仍在相当程度上坚持斯大林的那一套,坚持总危机理论,坚持和平共处是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对美政策所用的手段也仍是以政治、军事为主要内容。赫鲁晓夫是一只脚跨入了新时代,另一只脚却陷在旧时代泥潭中的矛盾人物。

由于苏美关系在战后国际关系中的特殊地位,国际关系学者从历史的角度,为苏美双边关系所花费的笔墨甚多,国外学者已撰写过大量论述苏美关系,其中也包括赫鲁晓夫时期的专著,中国学者也不乏这方面的力作。然而从赫鲁晓夫开始摆脱国际共运坐标,按国际关系的原则为基础,寻求苏美力量均衡的角度论述赫鲁晓夫的对美政策,迄今基本属空白。本文的目的旨在为填补这个空白作初步尝试,尽管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若能起到抛砖引玉之作用,就是作者的莫大欣慰。

本文分五章,第一章主要阐述斯大林对美政策理论及后遗症,论证赫鲁晓夫调整斯大林对美政策的客观必然性。第二章主要分析赫鲁晓夫谋求苏美力量均衡的理论依据及其两重性特征。第三章分析赫鲁晓夫的权力(力量)观及其实现权力(力量),抗衡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战略。第四章分析赫鲁晓夫的“苏美决定世界事务论”及其为此而追求与美国平起平坐的策略手段。最后一章联系赫鲁晓夫的对美政策,提出若干有关国际关系理论问题的思考以作为本文总结。

由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赫鲁晓夫的名字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都成了禁忌,因此撰写赫鲁晓夫的对美政策所需的材料特别显得不足。虽然我曾求助于远在俄罗斯的朋友,他们也给我寄来了几本好书,但仍缺乏系统的资料。大部分材料是从报刊、史书、专著、回忆录中搜集得来。因此尽管我为此作了很大努力,但难免挂一漏万,有些资料也可能错用,某些观点也难免谬误,祈望指正。

# 目 录

序 .....	董拜南
前 言.....	(1)
<b>第一章 前任的理论遗产.....</b>	(1)
一、战后斯大林对美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	(1)
二、斯大林理论对战后苏美关系的影响 .....	(17)
三、斯大林理论影响的反思:理论与决策机制的互动.....	(25)
四、对斯大林理论的挑战:马林科夫思想的昙花一现.....	(31)
五、本章小结 .....	(37)
<b>第二章 谋求力量均衡的理论依据 .....</b>	(43)
一、主要理论观点 .....	(43)
二、与斯大林理论的比较分析:更新与继承.....	(57)
三、本章小结 .....	(69)
<b>第三章 谋求力量均衡的军事和经济战略 .....</b>	(74)
一、力量——赫鲁晓夫对美政策的基石 .....	(74)
二、军事战略的调整 .....	(78)
三、“经济赶超”与“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战略 .....	(94)
四、本章小结.....	(101)
<b>第四章 谋求力量均衡的策略手段.....</b>	(106)
一、苏美决定世界事务论.....	(106)
二、主要策略手段.....	(107)
三、本章小结.....	(141)

<b>第五章</b>	<b>若干问题思考</b>	<b>(146)</b>
一、	国际关系的角色定位与行为规范	(146)
二、	启动两极体系走向成熟的标志	(150)
三、	两极结构的压力	(151)
四、	赫鲁晓夫与苏联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	(154)
<b>附录</b>	<b>赫鲁晓夫对美政策大事记</b>	<b>(165)</b>

## 第一章 前任的理论遗产

### 一、战后斯大林对美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

主权国家是国际关系的基本行为体。主权国家如何确定对外目标,判断别国的对外目标、比较双方的实力和目标,运用适当手段实现预定目标,往往要通过能代表国家利益的领袖人物表现出来。因此领袖人物的对外政策思想、认识,集中反映了一国的对外政策理论和原则。显然,作为战后初期苏联对外政策最高决策者的斯大林如何认识战后世界,看待战略对手,处理相互关系的理论,无疑是决定战后苏联对美政策总方向和总原则的理论依据。斯大林这方面的有关理论,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 (一) 资本主义总危机论

这是战后初期苏联对外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它直接影响到苏联对战后国际关系格局的最根本估计,决定着苏联对美政策的主要战略态势和趋向。因此,斯大林的总危机理论在战后一段时期内具有极大的权威性,曾被说成是“直接以列宁所发现和研究的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为出发点的”,“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理论的构成部分”<sup>①</sup>。苏联著名的经济学家A·列昂节夫称,“在列宁生前,资本主义总危机只走过了它的第一个阶段。而最复杂最困难的理论的、实践的和政治的问题,却是由资本主义总危机以后诸发展阶段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在斯大林同

志的著作中得到了尽善尽美的解决。斯大林同志建立了经过全面研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因而把帝国主义理论提高到一个新的、更高的、合乎新的历史发展情况的阶段<sup>②</sup>。总危机理论是“马列主义天才的继续发展”，是行动的“指南”。“没有它，便不能在目前的世界历史时代的事件与现象的复杂的迷宫里，定出方向”。“它是一盏明灯，给无产阶级照亮了为推翻资本主义的斗争和走向社会主义胜利的道路。”<sup>③</sup>即使 50 年代中期以后，总危机理论仍被说成是能够“继续适应于新条件的”并“不断被新的结论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原理所丰富的”理论，对苏联官方和学术界分析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处理国际问题仍有很大的影响。赫鲁晓夫就是在斯大林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总危机的三阶段论。到了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时期，这个理论的影响也没有消失。苏共二十七大仍提及了总危机观点。1988 年出版的莫斯科大学理科政治经济学教研组集体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仍完整地坚持了总危机理论的观点。在该书第十一章中以“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资本主义的总危机”为题，详细阐述了总危机理论的实质、特征、阶段及其总危机的深化<sup>④</sup>。

斯大林的总危机理论是建立在列宁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以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基础上的，是在本世纪 20 年代初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处于一战后相对稳定时期的提出的。斯大林认为，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危机已经过去了，一个局部稳定的时期接着来临，但是，由于十月革命胜利和苏联脱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而形成的资本主义总的和根本的危机不仅没有过去，反而日益加深，使世界资本主义生存的基础本身发生动摇。稳定不仅不能阻止这个总的和根本的危机的发展，反而成为这个危机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和根源<sup>⑤</sup>。

1929 年爆发的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进一步强化了斯大

林的这种认识。在 1930 年联共(布)第十六次党代会报告中,他给资本主义总危机下了被苏联学者称作为“经典式”的定义<sup>⑩</sup>。

他指出:“目前的经济危机是在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资本主义总危机是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就爆发了,它破坏了资本主义的基石,促进了经济危机的到来。”斯大林认为,资本主义总危机表现为 4 个方面:

首先,帝国主义大战及其后果加深了资本主义的腐朽,破坏了资本主义的平衡;我们现在处于战争和革命时代;资本主义已经不是唯一的和包罗万象的世界经济体系;除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外,还存在着社会主义体系,它日益成长,日益繁荣。它同资本主义体系相对抗,动摇着资本主义的基础。

其次,帝国主义战争和苏联革命的胜利,动摇了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基石;帝国主义在这些国家里已经不能像从前一样为所欲为了。

第三,在战争期间和战争以后,各殖民地和附属国都出现并成长了本国的年轻的资本主义,它们在市场上有成效地和老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竞争,因而使争夺销售市场的斗争尖锐化和复杂化。

最后,战争给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留下沉重的遗产,就是企业的经常开工不足和已经由失业后备军变为失业常备军的千百万失业大军,这些情况在这次经济危机爆发以前就已经给资本主义造成许多困难,而在危机期间还必然会使情况更加复杂<sup>⑪</sup>。

二战后,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和资本主义的相对削弱,斯大林又进一步阐述过他的总危机理论。其中尤以《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阐述得最为全面和详尽。根据斯大林的论述,可把他的总危机理论概括为:

第一,总危机的实质:总危机并不是个别资本主义国家特有的现象,也不只是资本主义某一次具体的经济或政治危机,而是整个